

“中和观”与《内经》医学理论*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中和”之“中”字源自古代甲骨文,是旗帜的象形,“和”字源自吹奏乐器的象形,延伸均有“节制”之意。“中和”是儒家修身治世的核心思想,在《周易》《论语》《中庸》中皆有充分阐释与应用。这一思想延伸至《内经》,“中和”思想也成为《内经》之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养生观建立的基础,对《内经》医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和; 和合; 病因; 治疗; 养生

中图分类号: R221.09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6.11.002

View of “Mean and Harmony” and medical concepts i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HE Juan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Mean” (Chinese: 中) stemmed from the hieroglyphs character of oracle “banner”, and “harmony” (Chinese: 和)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hieroglyphs character of musical instruments. “Mean” and “harmony” had the same extending meaning of “moderate”. “Mean and Harmony” view,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fully in *Book of chang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as the core idea of confucianists' thought to run the emperor and supervise themselves. When the view was expanded into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it underlay the concept of life, disease, treatment and health maintenance, which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Keywords: Mean and Harmony; harmony; cause of disease; treatment; health maintenance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第一经典,构建了完善的中医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石。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古代自然哲学之气本论思想、阴阳思想、五行思想等,皆渗透到《内经》医学理论之中,并规范了其理论体系的架构。对此,笔者在之前不同的文章中皆有阐述^[1-3]。但笔者同时亦认为,“中和观”作为儒家社会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对《内经》理论体系,如《内经》的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养生观等,皆产生了重要影响。正确认识这一内容,对准确把握《内经》的生命理念、医学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兹阐述之。

1 “中”“和”二字的本义与演变

“中”的甲骨文字形为“𠂔”,是一面旗帜,上下四条波浪线为旗子的流苏,中间的“口”标识为“中间”。因此,早期的“中”重点在于位置的标识,强调部位的中央部分,并在殷商时期,与东南西北共同构成五方之域。对“中”的应用也以这一涵义为主体,如《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此“中”指洛阳,古人以洛为天地之中。《左传·成公十三年》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后“中”的涵义延伸指对事物分寸的适度把握和控制上,强调做事

贺娟,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No. 2013CB532001)

在“度”的不偏不依、恰到好处上,而这种良好的“度”对事物的良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古人又以“中”为正、为顺、为吉,如《周易》之“中正”、“中行无咎”,《道德经》之“守中”等语。当然,以旗帜来表达“中”,其隐在的涵义是强调“中”具有作为事物的“核心”“主宰”的功能与作用^[1]。“和”的甲骨文字为“𠂔”,右上几个竹管,下面一个“口”,表示用口吹多个竹管而发出的声音;左上一个“禾”,是声符。因此,“和”的甲骨文是个形声字,本表示乐器,如《尔雅·释乐》就有“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之语,认为“和”是古代的“笙”。后引申指多个不同的乐器一起演奏发出的琴瑟相谐的美妙声音,如《国语·周语》言“乐从和”,《道德经》言“音声相和”,《吕氏春秋·慎行论》曰“和五声”,并与“谐”同意兼用并用,“和谐”连称。因此,“和”的涵义,从早期是指几个乐器一起演奏,到表示几种乐器共同融合形成的悦耳之声,后来再发展则延伸形容几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融合、互相制约从而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如《国语·郑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

由于“和”的形成,需要不同性质事物的共同参与,但若要达到完美的状态又需要各部分的节制表达,过分、无节制是其对立面,因此,“和”的涵义逐渐与“中”的涵义出现趋同性、一致性,皆含节制、不过的意思。故方满锦认为,在古代,“中”与“和”分属两个哲学概念,但二者的核心价值依互并存,常寓“中”于“和”或寓“和”于“中”。春秋时代,“中”与“和”两种哲学观,渐趋融合发展。管子在其著述中,首见“中和慎敬”之语,为后世中和思想之先驱者^[4]。

2 “中和观”的起源与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

重“中和”思想在古代各哲学流派中几乎皆有体现,如道家学派之第一经典《道德经·五章》即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语,《道德经·四十二章》则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于“冲气”的解释,《文子·上德》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莢,卵胎生于中央。”“冲气”即中气,即阴阳相交之处,认为只有“中”之位,才能萌发孕育新的生命。《汉书·律历志》曰“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

以成。”认为天地自然生命的生与成亦是如此,等等。

但“中和”观,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体现更充分,是儒家修身治世之思想核心。《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视为舜传授给禹的十六字治世心法,意为: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儒家的源头之作《周易》,卦辞、爻辞中存在大量的“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如《讼·彖》有“利见大人,尚中正也。”《谦卦·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豫卦·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夬卦·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观·彖》则言“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等,充分表达了“中”对事物发展的正向以及良好趋势的决定性意义。儒家之经典著作四书中,专设《中庸》一书,集中阐述“中和”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中庸·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二章》:“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因此,“中”在儒家思想中,最主体的涵义,是表达其对事物分寸的把握与节度的适中上。《中庸》开篇之首是借情喻理,因为在所有的人与事中,人的情绪是最易出现偏颇和过度的,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情绪处于平衡状态,因此“中”即平衡;情绪发泄出来,但有节制、节度,从而使人之心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和”。虽然《中庸》以人之情绪表达“中和”,但“中和”不仅是人修身立世之本,而且也是自然万物、世间万事孕育与发达的根本。这种重“中和”的理念在宋明理学中也被继续深化与明确,张载《正蒙》之首篇即是“太和”篇,言“太和所谓道,中涵沉浮、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姻媾、相盪、胜负、屈伸之始。”“太和”即大和,“和”中蕴涵着一系列相反的事物属性,如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这些相反属性的和合有序,才是万物发生、孕育、发展、生生不息的根本。又列第八篇《中正篇》,言“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张载对“中和”的发生与作用的阐释可谓深入、透彻。

3 《黄帝内经》的“中和”思想

在儒家为代表的“中和”思想影响下,《黄帝内

经》亦将“中和”视为生命的根本,并由此延伸出相应的养生观、发病观与治疗观等。

3.1 健康源自生命不同性质要素的“中和”

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内部包含着复杂的运行机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均存在不同性质、不同种类因素的冲突与制约,如阴阳、脏腑、气血、七情、五味、起居、气机升降等等,以上要素的并存激荡、相互制约形成的最佳状态才能成就生命的健康,这就是“和实生物”。因此,《内经》在多篇经文中,不断表述生命的健康源自生命体不同方面要素的“和”,如《灵枢·本藏》言“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以常人之平描述健康无病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源自血气、卫气、志意、寒温等生命要素的“和”。类似的内容在《灵枢·脉度》亦有表述,如“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内部皆存在阴阳、精气、升降出入的关联制约,而使其功能正常表达的前提即是五脏之气的“和”。同样,自然界之生命达到完备坚实的条件即是天地气和,如《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之“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可见,天地合和,人体合和,皆是生命健康有序的重要基础。

3.2 失“中和”与“生病起于过用”

《论语·先进》虽有“过犹不及”之言,认为“过”与“不及”均非“中和”,对事物的影响皆是伤害性的,并似乎将二者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过”与“不及”对事物的负性影响并不等同,在任何一个领域与层面,“过”的损害永远大于“不及”,因此,传统文化会将“过错”连用,认为“过”即等同于“错”。同样,在《内经》所论生命活动中,“过”的伤害也远远大于“不及”,《内经》常将“过”等同于疾病来表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之“故乃可诊有过之脉。”“有过之脉”,即是有病之脉。《素问·痹论篇》之“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随其过”,即出现病变的部

位,皆是将“过”等同于疾病,说明事物太过的损害性。

“生病起于过用”是《内经》著名的发病学观点,《内经》全书从生命生存因素和行为等不同方面的“太过”,认识疾病的发生,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之“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认为六气太过即为致病之“六淫”;《素问·痹论篇》之“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之“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受如持虚。……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认为饮食量的太过、五味的偏嗜皆可导致疾病发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之论,则从情绪的剧烈持久、六气的过度变化论对人体的损伤。《素问·宣明五气篇》之“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是劳逸过度导致的气血筋脉骨的疾病;同样,治疗疾病,则无论是针刺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均应防治过度为患,如《素问·刺要论篇》:“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则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3.3 养生之终极目标是“和阴阳”

在以“中和”为生命健康的根本与标志的医学理念下,以“治未病”为核心的《内经》理论,注重养生防病在人体健康维系中的绝对意义,因此,在其养生理论中,强调不同性质的行为的“中和”便成为其重要内容,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之“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强调饮食之五味要“和”。《灵枢·本神》言“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强调人的情志、情绪要“和”。《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认为选择的修身养性的法术要与人体体质相“和”。《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是以圣人陈阴阳,

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气血、内外、筋骨等均要达到“和”的状态。

但《内经》以阴阳理论来归类、抽象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阴阳代表着事物的升降、动静、寒温、内外、气血等一系列属性的相反相成,因此,“阴阳和”可以达到人体各种因素参与后的最高和谐,如同诊断疾病要“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治疗疾病要“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同理,“调和阴阳”成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人体饮食、情志、房事活动、劳逸、药物、针刺、术数等的和合是以人体“阴阳和”为目的,故《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即调和阴阳是圣人养生之最高法度。故《内经》认为和合是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失和是疾病的根本原因;故求和是治病与养生的最高法度^[5]。

4 小结

总之,“中和”观发轫于儒家,其含义是不偏不

倚,平衡和谐之意,求“中和”是儒家修身治世的根本,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化思想的核心。《内经》汲取了儒家“中和”思想的精华,用以阐释生命健康的内在本质与疾病发生的原理,将致“中和”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的养生、治疗之中,成为认识与把控人体生命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 [1] 贺娟. 论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形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34(7): 437-440.
- [2] 贺娟. 气一元论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7(6): 365-368.
- [3] 贺娟. 从《周易》到《内经》的阴阳观念流变[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31(12): 811-814.
- [4] 方满锦. 《管子》与中和思想[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1(6): 7-11.
- [5] 王小平. “和合”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24(6): 407-409.

(收稿日期: 2016-06-30)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荣获 2015 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2016 年 10 月 12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TIC)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荣获 2015 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连续第四次(2012、2013、2014、2015 年)获得“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2015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1 915 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 年核心影响因子 0.836,核心总被引频次 2 392,综合评价总分 77.44,综合评价总分总排名第 78 位,中医药大学学报类排名第一。多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始终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立足基础,追踪前沿,发表中医药最新研究成果,使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在中医药学术期刊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发布当年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核心期刊科学计量指标。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由各学科专家独立操作进行综合评定,其评定结果客观公正,代表了中国科技期刊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业界公认的比较客观、全面和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